

京劇叢刊

第六集

伍子胥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京劇叢刊

第 六 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3 0406 8173 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上海

戲 劇
京 劇 叢 刊
第 六 集

編 輯 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南京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製
融榮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 (553) [IV V 6] 本書 53900 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3000 冊

定價 3,5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書查字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854.419

454.3

:6

目次

伍子胥	一
戰樊城	五
文昭關	五
浣紗記	五
魚腸劍	七
刺王僚	九



310014



伍

子

胥

前記

『伍子胥』包括五個劇目：『戰樊城』、『文昭關』、『浣紗記』、『魚腸劍』、『刺王僚』。是描寫伍子胥棄楚投吳歷盡艱苦借兵報仇的故事。

楚平王荒淫，納子妻爲妃，太傅伍奢進諫，平王大怒，欲斬伍奢，但因伍奢二子——伍尚、伍員（子胥）鎮守樊城，而伍員更是『臨潼門寶』的名將，未免投鼠忌器。奸臣費無極獻計，平王因將伍奢囚於獄中，強迫他寫信將伍尚、伍員召回，以圖一網打盡。信到樊城，伍尚受命，伍員機警，發覺信中隱有『逃走』二字，勸兄不可進京，以免同歸於盡。伍尚以父命難違，堅持前往。兄弟遂洒淚而別。

伍尚到京後，平王將伍氏全家抄斬，又派兵捉拿伍員。伍員聞變，反出樊城，擬投吳國借兵報仇。途中遇申包胥回朝，伍員坦然說明復仇決心，申包胥念故舊之情，任伍員投吳而去。（戰樊城）

楚平王在各處張貼圖文緝拿伍員。伍員在投吳途中，阻於昭關。幸遇隱士東皋公同情他的遭遇，將他留在後花園中。但一連數日，計無所出。伍員輾轉反側，不能成眠，一夜之間，鬚髮盡白。東皋公一見大喜，當下設計，使伍員喬裝混出昭關。（文昭關）

伍員過昭關，遇大江，幸得『漁丈人』之助，免爲追兵所獲，途中，飢餓難當，遇浣紗女，得獲一飽。漁丈人、浣紗女爲了免除伍員疑心，先後投水而死。（浣紗記）

伍員到吳國，結識專諸，擬投效吳國公子姬光，苦於無人引薦。因盤費已盡，只得吹簫乞食。時姬光因兄姬僚強佔王位，心不甘服，思得良將爲輔以翦除之。因聞伍員到吳，遂出宮往訪，正好在吳市相遇，當即請伍員進宮。伍員並引薦專諸，定下在席前用『魚腸劍』刺殺姬僚之計。（魚腸劍）

姬光請姬僚過府飲宴，姬僚內穿鎧甲，防範極嚴。姬光裝病離席，專諸假扮庖人進齋，用魚腸劍刺透寶鎧。姬僚死，專諸亦被殺。伍員率兵掃蕩僚將，保姬光正位，並向姬光請兵報仇。姬光許以國事稍定，即出兵伐楚。至此，歷盡艱苦的伍員，才有了復仇的希望。（刺王僚）

整理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宗義、李和曾、雲燕銘、王泉奎、景榮慶、趙文奎、李世森等與本院編輯處范鈞宏、吳少岳共同進行的。『刺王僚』一劇，並經演員裘盛戎訂正。

整理本主要改動的地方有下列幾點：

一、原本『戰樊城』中，伍尚、伍員出場念『邊外狼煙盡，共享太平春。』對於伍奢被囚，並無所知。按列國志寫伍尚、伍員原是知道他父親在京被囚的，因此拆書以後，伍尚自比伯邑考，比伍奢爲文王，都有充分的心理根據，如果一開場不把伍奢和費無極的矛盾揭露出來，那麼伍員對書信，對下書人的懷疑，以及伍尚自比伯邑考……等等，就缺乏一定的根據。甚至成爲神經過敏的猜測了。整

理本根據川劇路子，將此情節改動。

二、原本『戰樊城』，伍員戰敗武城黑後，有四句唱詞，——『開弓便把雕翎放，武城黑帶箭奔疆場，本帥逃上天羅網，可嘆家將一命亡。』然後即在投吳途中與申包胥相會。至於他之所以要在擊退追兵之後投吳國的理由，並未描寫，整理本加上一段念白，以表達他在這時的心理過程。

三、原本『魚腸劍』，伍員進宮更衣入座後，上劉展雄，與伍員有一段對唱。這一人物突然上場，使得全劇氣勢中斷，按劇情發展亦無必要，整理本刪去這一情節。

四、原本『魚腸劍』與『刺王僚』之間，尚有專諸別母一場，在劇情發展中，是一個不必要的枝節。今刪去。

五、原本『刺王僚』，王僚說夢，夢見魚兒口吐寒光，結果真被魚腸劍刺死，未免巧合。但這段唱腔是經過多少年來演員們創造出來的，也不宜多改。現在把詞句略改一下，做為王僚以說夢為搜府的借口，使之較合情理。

六、原本『刺王僚』，王僚一死全劇即結束，有的演出，雖帶『伍子胥打五將』，但亦草草終場，看不出伍子胥在歷盡一切困難後是否達到借兵報仇的願望，劇情顯然不夠完整。整理本在刺王僚後，加上姬光登位，伍子胥要求借兵報仇的情節，作為結束。

戰 樊 城

第一場

〔伍尙、伍員上〕

伍 尙：（念）爹爹被囚禁，

伍 員：（念）日夜掛在心！

〔家院暗上〕

伍 尙：賢弟請坐。

伍 員：兄長請。

伍 尙：唉！

伍 員：啊，兄長，想爹爹身陷繯綫，已曾派人去往京都打探，且看消息如何，再作計議。兄長不必憂愁。



伍 尙：探信之人，至今未回，怎不叫我憂慮。

伍 員：憂慮也是枉然，但願吉人天相。

伍 尙：唉！

鄒江師：（內）馬來。

〔鄒江師上〕

鄒江師：（念）離了京城地，

來此是樊城。

來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家 院：作甚麼的？

鄒江師：煩勞通稟，京中下書人求見。

家 院：候着。——啓稟二位老爺，京中下書人求見。

伍 尙：快快叫他進來！

伍 員：且慢，可是本府舊人？

家 院：並非本府舊人。

伍員：吩咐書信先進，來人候傳。

家院：是。——下書人，書信先進，來人候傳。

鄢江師：是。（交書，下）

家院：書信呈上。

伍員：呈上來！

伍員：賢弟，果然是爹爹書信，賢弟請看。

伍員：兄長請看。

伍員：你我同拆同觀。

伍員：爹爹在上，恕孩兒不孝之罪。

伍員：（唱西皮原板）

未曾拆書淚先淋，

書上相逢父子情。

父因諫奏忤君命，

幸蒙垂念有功臣，

赦父出獄加封贈，
二子加官卽回京。
逃脫國法真僥倖，
走馬來京受皇恩。
看罷書信心喜甚。

哈哈！（笑）

伍員：哦！

（接唱搖板）

伍員心中自沉吟。

伍員：請坐。

伍員：賢弟請看。

伍員：小弟不必再看，書信之內有逃走二字，兄長可解？

伍員：愚兄不解。

伍員：喚下書人一問便知明白。來，傳下書人！

家院：下書人進見！

〔鄢江師上〕

鄢江師：叩見二位老爺。

伍員：罷了。

鄢江師：多謝二位老爺。

伍員：你叫甚麼名字？

鄢江師：小人名叫鄢江師。

伍員：嗯，鄢江師！

鄢江師：正是。

伍員：你奉何人所差？

鄢江師：相府所差。

伍員：你新進相府還是久在相府？

鄢江師：新進相府。

伍員：太老爺今在何處？

鄒江師：今在相府。

伍員：身體可好？

鄒江師：身體安泰。

伍員：太夫人呢？

鄒江師：福壽康寧。

伍員：這封書信何人交付與你？

鄒江師：內封外發。

伍員：要我兄弟進京，爲了何事？

鄒江師：這個——

伍員：講！

鄒江師：加官授爵。

伍員：（冷笑）哈哈！好個加官授爵。外廂伺候！

鄒江師：多謝二位老爺。（下）

伍尚：啊賢弟，聽下書人之言，一定是加官授爵的了。

伍員：兄長，想爹爹既被囚禁，得免於罪，已是萬幸。你我弟兄無功受賞，此中定有原故。

伍尚：爹爹書信在此，豈有他故。

伍員：書信之上分明有逃走二字。此必奸賊逼父修書，爹爹無奈，故作隱語，你我不可不慎！

伍尚：唉！賢弟呀！

（唱西皮原板）

勸賢弟休要太烈性，

有一輩古人聽分明；

昔日文王遭危困，

困在美里作囚人；

伯邑考焚身救父命，

至今留名萬古存。

伍員：兄長！

(唱西皮原板)

兄長說話欠思忖，

休把今人比古人。

文王被囚遭不幸，

伯邑考焚身事也無成。

既是平王（轉唱二六）加官贈，

就該有聖旨到樊城；

若是爹娘修書信，

爲甚麼有逃走二字在書後存。

怕的是失足入陷穽，

那時節插翅也難騰。

我一心坐定樊城鎮，

寧作個不忠不孝的人。

伍 尚：（唱快板）

聽罷言來自沉吟，

要他進京萬不能，

長子須當遵父命，

是好是歹走一程。

聽賢弟之言，一定是不進京的了。

伍員：依小弟看來，還是不進京的爲是。

伍尙：待愚兄一人進京，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伍員：兄長也是不進京的爲是。

伍尙：有道是父命難違。

伍員：有道是通權達變。

伍尙：父子情深，心急如火！我去心已決，賢弟不必多言了。

伍員：兄長既然執意進京，小弟放心不下，可令家將跟隨，一路之上，也好侍奉鞍馬。

伍尙：但憑賢弟。

伍員：來！

家院：有。

伍員：家將走上。

家將：（內）來也。

家將：（上念）我本英雄好漢，効力帥府門前。

參見二位老爺！

伍員：罷了。

家將：喚小人前來，有何吩咐？

伍員：大老爺進京，命你跟隨，一路之上侍奉鞍馬，倘有不測，速報我知。

家將：但不知大老爺幾時起程？

伍員：這個——

伍尙：卽日起程。

伍員：備馬伺候。

家將：是。

伍 尙：看衣更換。

〔院子捧衣上，伍尙換衣〕

伍 尙：（唱西皮原板）

在頭上取下烏紗帽，

紫袍玉帶且離身。

家將備馬府門等，

頃刻間你老爺就要登程。

家 將：遵命。（下，備馬上）

伍 員：看酒！

（唱西皮原板）

一封書信到樊城，

拆散弟兄兩離分！

叫家院看過酒一樽。——

弟與兄長（轉唱二六）來錢行。

登山涉水多勞頓，
披星戴月奔都城。
若是闔家同歡慶，
在爹娘台前問安寧。
倘若是家門遭不幸，
報仇之事有弟伍員。
非是小弟不從命，
爲的逃走二字解不明。
兄長飲乾盃中酒，
但願你一路平安早到京。

伍 尙：（唱快板）

用手接過酒一樽，
背轉身來謝神靈。
回頭我對賢弟論，

愚兄言來聽分明：

但願雙親多吉慶，

速命家將報回音。

倘若是家門遭不幸，

你是我伍家報仇人。

含悲忍淚跨金鐙，

不分晝夜奔都城。

〔伍尙、家將同下〕

伍員：唉！

（唱快板）

兄長上馬兩淚淋，

叫人難捨又難分！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倘若家門遭不幸，
殺上金殿午朝門。
吉凶二字還未定，
悶坐樊城等信音。(下)

第二場

〔郿江師、家將、伍尙上〕

伍 尙：(唱流水)

行了一程又一程，
披星戴月奔都門。
無心觀看路旁景，
但願早日見雙親。

〔同下〕

第三場

〔四兵士引費無極上〕

費無極：（念）眉頭一皺計千條，舌尖殺人那用刀。

〔鄢江師上〕

鄢江師：參見相爺，小人交差。

費無極：罷了。伍尙、伍員可曾到來？

鄢江師：伍尙已然來京，伍員尙在樊城。

費無極：哦，免差一月，下面歇息去吧！

鄢江師：多謝相爺。（下）

費無極：且住！伍尙已被誑到，伍員尙在樊城，必留後患，不免乘此機會參他一本，校尉的，打道上朝。

衆：啊！

費無極：臣費無極見駕，大王千歲。

平王：（內）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費無極：今有伍尚私自來京，監中探父，伍員擁兵樊城，意圖作亂，請主定奪。

平王：（內）依卿之見？

費無極：依臣之見，先將伍奢父子斬首，然後抄殺伍氏全家；再令武城黑帶領人馬，去到樊城，捉拿伍員回京問罪，以免後患。

平王：（內）就依卿家所奏，速速領旨下殿。

費無極：領旨。校尉的，打道法場！

衆：啊！——來到法場。

費無極：將伍家父子綁上來！

〔刀斧手押伍奢、伍尚兩邊上〕

伍奢：（見伍尚驚愕）奴才！

（唱流水）

一見我兒到此來，
膽戰心驚痛悲哀！

我兒枉把詩書念，
逃走二字解不開。

伍 尙：（接唱流水）

老爹爹休把兒來怪，
家書一到怎不來。
父子身犯何條罪，
綁赴法場爲何來！

伍 奢：（接唱搖板）

無極奸賊將我害，
逼寫書信誑兒來。

伍 尙：（接唱搖板）

聽罷言來怒滿懷，
大罵無極狗奴才。
恨不得一足將爾踹，

教爾一死無葬埋。

伍奢：（接唱搖板）

雖然奸賊來陷害，

俱是昏王作主裁。

父子們一死有何礙，

伍奢：我的兒啊！

伍尚：（同唱）老爹爹啊！

伍奢：（接唱）自有那伍員報仇來！

費無極：來，將伍家父子開刀！

〔刀斧手押伍奢、伍尚下，刀斧手再上〕

刀斧手：斬首已畢。

費無極：起過了。校尉的，抄殺伍家去者！

衆：啊！

〔同下〕

第四場

〔家將上〕

家將：且住！我家太老爺、大老爺被費無極所害，斬首法場，滿門俱被抄殺。武城黑帶領人馬，去到樊城捉拿二老爺進京問罪。不免回到樊城，報與二老爺知道。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五場

〔四軍士、武城黑上〕

武城黑：俺，武城黑。奉了平王之命，帶領三千人馬，去到樊城，捉拿伍員進京問罪。衆將官！兵發樊城去者！（同下）

第六場

〔伍員上〕

伍員：（念）眼跳心驚，坐臥不寧。

〔家將上〕

家將：叩見二老爺，大事不好了！

伍員：何事驚慌？

家將：太老爺、大老爺被斬法場，滿門家眷俱被抄殺！

伍員：你待怎講？

家將：全家斬首！

伍員：爹爹！母親！哎呀！

家將：二老爺醒來！

伍員：（唱西皮倒板）

聽說爹爹把命喪，

爹爹！母親！兄長吓！

（接唱散板）

點點珠淚洒胸膛。

含悲忍淚問家將，

家將！

京中的情由說端詳。

家將：（接唱散板）

費無極奸賊把本上，

武城黑兵到要提防。

伍員：（接唱散板）

大罵無極狗奸黨，

咬牙切齒恨平王！

家將與爺備絲纆。

〔『掃頭』下，家將備馬〕

家將：請老爺上馬！

〔伍員上，上馬。武城黑帶兵上，會陣〕

伍員：馬前來的敢是武城黑？

武城黑：然。

伍員：帶領人馬，意欲何往？

武城黑：今奉平王旨意，前來拿你進京問罪。

伍員：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開打，武敗下，伍追下〕

第七場

〔武城黑上〕

武城黑：且住，伍員殺法厲害，再若追來，回馬鞭傷他。

〔伍員上，被打下。家將上，與武開打，被武打死，武追下〕

第八場

〔伍員拿弓箭上〕

伍員：武城黑殺法厲害，再若追來，傷他一箭。

武城黑：（內）哪裏走！（追上）

伍員：看箭！

〔武城黑帶箭下〕

伍員：（唱西皮散板）

開弓便把雕翎放，

武城黑帶箭奔疆場。

且喜逃出天羅網。

可嘆我的家將一命亡！

且住，武城黑中箭敗走，回朝之後，昏王定然發兵前來，那時樊城難保，父母冤仇何日得報……有了，聞得吳國公子姬光招賢納士，不免投奔那裏，倘遇機緣，也好借兵報仇，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九場

〔四軍士、中軍、申包胥上〕

申包胥：〔點絳脣〕各國催貢，軍威壓衆，兵將勇，戰馬如龍，回朝把君奉。

（詩） 奉王旨意出朝堂，一片忠心保楚邦；

且喜兵強人馬壯，各國催貢轉還鄉。

本帥申包胥，楚國爲臣。奉了平王旨意，各國催貢，且喜今已備齊，不免回朝交旨。衆將官！

軍士：有。

申包胥：班師回朝！

軍士：啊！

〔泣顏回〕牌子，衆同下

第十場

〔風入松〕牌子，伍員上

伍員：且住！看前面有一哨人馬，斗大「申」字旗號，想是申包胥賢弟催貢回朝，不免勒住馬頭，將我冤仇細說一番！

〔軍士、中軍、申包胥上〕

申包胥：前道爲何不行？

軍士：伍老爺擋道。

申包胥：人馬列開。

軍士：啊！

〔伍員、申包胥會面，牌子〕

申包胥：兄長爲何這等模樣？

伍員：唉，一言難盡！

（唱西皮二六）

未曾開言我的淚雙流！

尊一聲賢弟聽從頭：

臨潼會，兄爲首，

力舉千斤壓過了諸侯。

雙掛明輔印二口，

各國不敢動貔貅。

恨平王無道貪色酒，

父納子妻禮不週，

我的父諫奏反被斬首，

年邁老母刀割頭；

殺我的全家數百口，

就是鷄犬也不留。

似這等冤仇怎忍受，

我不殺平王誓不甘休！

申包胥：（唱快板）

兄長不必淚雙流，

小弟言來聽從頭：

相國、夫人遭毒手，

定是奸賊詭計謀；

伍 員：（唱快板）

小弟回朝把本奏，
定與兄長報冤仇。
得放手來且放手，
得罷休來且罷休。

賢弟把話錯出口，
愚兄言來聽從頭；
君不正、臣逃走，
父不正來子外遊。
今日長亭來分手，
我往吳國把兵求。
賢弟回朝休洩漏，
念在金蘭義氣投。

申包胥：（唱快板）

仁兄不必叮嚀就，
小弟焉能漏機謀。

自古道君要臣死當授首，
父要子死子難留。

你要興兵來伐楚，
我必保楚永無憂。

非是小弟誇海口，
我爲君來你爲仇。

各人心事莫洩漏，
仁兄上馬把吳投。

伍員：（唱快板）

申包胥與我把志鬥，
背轉身來又加愁。
若不帶兵來伐楚，

血海冤仇一旦休。

賢弟請上兄叩首——

有勞你放我把吳投，

你興楚來我滅楚，

你爲君來我爲仇。

辭別賢弟跨馬走——

（上馬，接唱搖板）

揚鞭打馬把吳投。（下）

申包胥：（接唱快板）

一見伍員跨馬走，

大小三軍聽從頭；

有人敢把消息漏，

個個難保項上頭。

三軍與爺回朝走，

交旨復命五鳳樓。

〔同下〕

——「戰雲城」劇終——

文昭關

第一場

〔東皋公上〕

東皋公：（念引）門外青山綠水，黃花百草任風吹。

（念詩）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

花落家僮未掃，鳥啼山客猶眠。

老漢東皋公，昔年曾拜扁鵲先生門下。只因平王無道，隱居山中，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到莊前莊後，遊玩一番便了。

（唱西皮原板）

閒來無事不從容，

睡起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伍員：（內）馬來。

〔伍員上〕

（唱西皮搖板）

伍員馬上怒氣冲！

逃出龍潭虎穴中。

俺伍員。且喜逃出樊城，要往吳國借兵報仇，行至此間，四面俱是高山峻嶺，不知哪條道路可通吳國？

東皋公：嗯哼！

伍員：看那廂有一老丈，下馬問來。（下馬）啊，老丈請了！

東皋公：請了。那旁來的敢是伍子胥？

伍員：這個——俺乃是行路之人，老丈不要認錯了。

東皋公：將軍不必如此，我乃山中隱士，你但講何妨。

伍員：這……愚下正是伍員，老丈何以知曉？

東皋公：前日打從昭關經過，見畫圖文告之上，有將軍相貌，故而冒叫一聲，休得見怪。

伍員：豈敢！

東皋公：將軍今欲何往？

伍員：我有滿腹冤恨，要到吳國借兵，行至此間，四面俱是高山峻嶺，請問老丈哪條道路可通吳國？

東皋公：哦，將軍你來看，四面俱是高山峻嶺，要往吳國，非從昭關經過不可！

伍員：可有別路？

東皋公：並無別路。

伍員：不好了！

（唱西皮散板）

聽說吳國路不通，

好似狼牙箭穿胸！

心猿意馬終何用！（哭頭）爹娘啊！

血海冤仇落了空。

東皋公：將軍不必悲傷，此處離老漢家下不遠，請到莊中待茶，再做道理。

伍員：萍水相逢，怎好打攪。

東皋公：四海之中，皆爲朋友。來，待老漢與你帶馬。

伍員：這就不敢。

東皋公：前面引路了。

（唱流水）

山在西來海在東，

山水相連處處通。

五湖四海皆朋友，

人生何處不相逢。

〔家僮上〕

家僮：迎接家爺！

東皋公：將馬帶過！

家僮：是。（下）

東皋公：將軍請進——請坐。

伍員：有座。請問老丈尊姓大名？

東皋公：老漢東皋公，昔年曾拜於扁鵲先生門下爲徒。

伍員：唔呼呀！原來是前輩老先生，失敬了。

東皋公：豈敢。將軍爲何這等模樣？

伍員：一言難盡！

（唱西皮原板）

恨平王無道亂楚宮，

父納子妻理難容！

我的父諫奏反把命送，

滿門家眷血染紅。

東皋公：將軍不必悲傷，且在舍下後花園中，暫住幾日，慢慢設計，保你出關。

伍員：但得如此，感恩非淺。

東皋公：請！

伍員：請！

東皋公：正是：忠臣孝子當扶助，

伍員：愧煞男兒不丈夫！

東皋公：大丈夫！

伍員：慚愧呀！

東皋公：請。

〔同下〕

第二場

〔皇甫訥上〕●

皇甫訥：（唱西皮搖板）

雲淡風輕近午天，

傍花隨柳過前川。

卑人皇甫謐，楚國人氏。只因朝綱不振，無意功名富貴，隱居歷陽山中，日與好友東皋公，詩酒來往，倒也快樂逍遙。今日閒暇無事，不免遊玩一番便了。
(唱西皮搖板)

時人不知余心樂，
將謂偷閒學少年。

〔下〕

第三場

〔伍員上〕

伍員：(唱流水)

過了一天又一天，
心中好似滾油煎！
腰中枉掛三尺劍，

不能報却父母冤。

多蒙東皋公將我隱藏在後花園中，一連幾日，未見動靜，今日又是一天，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

〔場上起初更〕

咳！爹娘呀！

（唱二黃正板）

一輪明月照窗前，

愁人心中似箭穿！

實指望到吳國借兵回轉，

又誰知昭關又有阻攔！

幸遇那東皋公行方便，

他將我隱藏在後花園。

一連幾天我的眉不展，

夜夜何曾得安眠。

俺伍員好一比喪家犬，
滿腹含冤對誰言。

我好比哀哀長空雁，

我好比龍遊在淺沙灘，

我好比魚兒吞了釣線，

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思來想去我的肝腸斷，

今夜晚怎能夠盼到明天。

〔場上起二更，東皋公上。〕

東皋公：（唱二黃原板）

午夜漏聲催曉箭，

月移花影上欄杆。

吹滅了燈光窗前站，

且聽愁人口中言。

〔場上起三更，伍員換鬚〕

伍員：（唱二黃原板）

心中有事難合眼，

翻來覆去睡不安。

背地裏只把東皋公怨，

叫人難解巧機關。

你若是真心來救我，

爲何幾日不週全？

貪圖富貴來害我，

你就該拿我獻與昭關。

哭一聲爹娘不能相見！難得見！爹娘呀！

要相逢除非是夢裏團圓。

〔場上起四更〕

東皋公：（唱二黃原板）

聽他言來心好慘，

鐵石人兒也淚漣！

他那裏只把老漢怨，

怎知我袖內有機關。

〔場上起五更，伍員換白鬚〕

伍員：（唱二黃原板）

鷄鳴犬吠五更天，

越思越想越傷慘！

想當初在朝爲官宦，

朝臣待漏五更寒；

到如今夜宿在荒村院，

我冷冷清清向誰言！

我本當拔寶劍自尋短見！尋短見！爹娘啊！……

父母冤仇化灰煙！

對天發下洪誓願，

我不殺平王我的心怎甘。

〔東皋公上〕

東皋公：（唱二黃搖板）

鷄鳴犬吠星斗散，

喚醒將軍把話言。

將軍開門來！

伍員：（唱二黃倒板）

適才朦朧將合眼，

東皋公：將軍開門！

伍員：（接唱散板）

忽聽門外有人言。

急忙開門拔寶劍——

東皋公：（接唱）將軍爲何白了髭？

一夜未見，將軍爲何鬚髮皓然了？

伍員：我却不信？

東皋公：將軍請看。

伍員：哎呀！不好了！

（唱二黃散板）

冤仇未報容顏變，

一事無成兩鬢斑！

東皋公：恭喜將軍，賀喜將軍！

伍員：喜從何來？

東皋公：將軍鬚髮皓然，可以過得昭關了。

伍員：怎見得？

東皋公：那昭關上的圖形，乃是年青壯士，如今將軍鬚髮皆白，與圖形不同。老漢有

一好友，名皇甫訥，與將軍相貌相似，待我約他前來，設計保你出關。

〔家僮暗上〕

伍員：若得如此，感恩非淺！

東皋公：來！

家僮：有。

東皋公：拿我名帖，去請皇甫官人，前來一敘。

家僮：遵命。（下）

伍員：老丈請上，受我一拜。

（唱二黃搖板）

但能過得昭關險，

滿斗焚香謝蒼天。（同下）

第四場

〔家僮引皇甫訥上〕

皇甫訥：（唱西皮搖板）

東皋公有帖將我請，

急忙前來敘衷情。

家 僮：有請家爺。

〔東皋公上〕

東皋公：何事？

家 僮：皇甫官人到。

東皋公：有請。

家 僮：有請。

東皋公：皇甫弟！

皇甫訥：東皋兄！

東皋公：請坐。

皇甫訥：有座。

東皋公：這幾日爲何不到舍下敘談？

皇甫訥：俗事累身，少來親候。

東皋公：豈敢。

皇甫訥：相邀小弟，有何見諭？

東臬公：相邀賢弟非爲別事，只因楚國伍子胥逃難至此，要往吳國借兵，奈昭關難過，賢弟相貌與他相似，特邀賢弟一同計議，救他出關。

皇甫訥：仁兄之言，小弟無有不遵。伍員今在何處？

東臬公：現在後園。

皇甫訥：快快請來相見。

東臬公：有請伍將軍！

〔伍員上〕

伍員：（念）父母冤仇恨，常掛一片心。

老丈，何事？

東臬公：皇甫官人到。

伍員：皇甫兄在哪裏？皇甫兄在……

皇甫訥：將軍在哪裏？將軍在……

同：請坐。

皇甫訥：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真乃名不虛傳。

伍員：在下窮途末路，如喪家之犬，何勞皇甫兄稱贊，真乃慚愧！

皇甫訥：將軍何出此言！

伍員：啊老丈，皇甫兄駕到，有何妙計救我出關？

東皋公：你二人相貌相似，將衣巾調換，皇甫兄扮做將軍模樣，前往昭關掛號，守關之人，必然將他拿下；那時將軍乘此紛亂之際，混出關去，豈不是好。

伍員：此計甚好，只是連累皇甫兄受驚了。

皇甫訥：受驚事小，只怕難免一場責打。

東皋公：無妨，我隨即前來救你。

皇甫訥：你要早些來呀！

東皋公：那個自然。事不宜遲，就請二位改扮起來。

〔伍員、皇甫訥互換衣巾〕

伍員：（唱二六）

伍員頭上換儒巾，

喬裝改扮往東行。

臨潼會，曾舉鼎，

在那萬馬營中顯奇能。

時來雙掛明輔印，

運敗時衰宿荒村。

咬牙切齒把平王恨，

他屈殺我全家大小一滿門！

回頭來我對東皋公論，

你是我子胥救命的恩人。

但願過得昭關境，

一重恩當報你的九重恩。

（接唱搖板）

皇甫兄請上受一禮，

（接唱快板）

多蒙你仗義不顧身。

焚香頂禮不爲敬，

來生犬馬當報你的恩。

伍員心中千般恨，

大膽且向虎山行。（下）

皇甫訥：（唱快板）

過關擔險心不定，

再與東皋細叮嚀！

你若不來失了信，

遍體排牙訴不清。（下）

東皋公：（唱搖板）

一條妙計安排定，

親到昭關走一程。（下）

第五場

〔四兵士引米南适上〕

米南适：（念）奉了平王命，捉拿叛逆臣。

俺，米南适。奉了平王旨意，鎮守昭關，畫影圖形，捉拿伍子胥。——軍士們！

兵士：有！

米南适：小心把守關門。

兵士：啊！

〔皇甫訥、伍子胥同上〕

皇甫訥：有人麼？

兵士：作甚麼的？

皇甫訥：掛號過關。

兵士：候着。——有人掛號過關。

米南适：此人面貌如何？

兵士：與圖形相似。

米南适：傳進！

兵士：呔，傳進！

皇甫訥：我乃掛號過關的。

〔米南适看皇甫訥〕

米南适：來，綁赴帥府！

〔衆人捆綁皇甫訥，伍子胥混出關，下〕

〔衆同下〕

第六場

〔伍子胥上〕

伍員：（叫頭）且住！多蒙東皋公、皇甫訥相助，得過昭關。不免馬上加鞭，逃奔吳國便了。（下）

第七場

〔兵士押皇甫訥引米南适上〕

米南适：呔。膽大伍子胥，你乃反叛之臣，見了本帥，爲何不跪！

皇甫訥：住了，哪個是伍子胥，俺乃庶民皇甫訥。

米南适：明明伍子胥，還敢強辯，來，吊在西廊，與我重打。

〔東皋公上〕

東皋公：（唱西皮搖板）

伍員已出昭關境，

急來帥府看分明。

東皋公求見。

兵士：東皋公求見。

米南适：有請！

東皋公：恭喜將軍！

米南适：喜從何來？

東皋公：聽說將軍拿住了伍子胥。

米南适：拿便拿住了，他說甚麼庶民皇甫訥。

東皋公：啊？皇甫訥乃是老漢的好友，今在何處？待我看來。

米南适：押上來。

〔皇甫訥見東皋公〕

皇甫訥：哎呀！你害得我好苦吓！

東皋公：我昨日講得明白，叫你等我一同過關，誰叫你一人先來呢？

米南适：既是先生好友，快快放下。

皇甫訥：走。

米南适：哪裏去？

皇甫訥：平王駕前辯理！

東皋公：不知者不罪。

皇甫訥：若不看東皋公份上，定不與你干休！

米南适：冒犯先生，請勿見怪！

皇甫訥：哽！（下）

東皋公：啊將軍，下次須要盤問明白，不要屈煞了良民，便宜那伍子胥混出關去呀！

米南适：是是是！

〔東皋公下〕

米南适：（向兵士）啣！你們以後須要小心盤查，不要屈煞了良民，放走了那伍子胥！嘿！

〔衆同下〕

——「文昭關」劇終——

● 按原本皇甫訥上場念引子及坐場詩，因與東皋公上場形式一樣，故改。

浣紗記

第一場

〔伍員上〕

伍員：哎呀且住！前有長江，後有追兵，如何是好！

漁丈人：（內）打漁啊！

伍員：唔呼呀！那廂有一漁船，待我將他喚來。——船家過來！

〔漁丈人上〕

漁丈人：（唱西皮搖板）

耳聽岸上人喚我，

老丈呼喚却爲何？

老丈喚我何事？

伍員：煩勞老丈將我渡過江去。

漁丈人：老漢這打魚小舟，從不渡人。

伍員：多把銀錢與你。

漁丈人：我是不愛錢的。

伍員：老丈！我乃被難之人，你就行個方便吧！

漁丈人：既然如此，待我渡你過江。請上船來！

〔搭扶手，伍員上船〕

伍員：就請老丈快快催舟！

漁丈人：好，待我扯起篷來。

（唱山歌）

萬里飄篷一葉舟，

蕭蕭蘆荻滿江秋。

看君不是尋常客，

何事憂傷白了頭？

奇巧啊，奇巧啊！

伍員：請問老丈，何作此歌？

漁丈人：我見你乃一壯士，爲何憂愁滿面，鬚髮皓然？其中必有隱情，故爾歌唱。

伍員：哦，原來如此。——唉！

漁丈人：請問尊姓大名？

伍員：這個——

漁丈人：爲何不講？

伍員：我若說出真名實姓，恐走漏風聲。

漁丈人：你看舟中並無別人，但講何妨。

伍員：在下姓伍名員字子胥。

漁丈人：原來是明輔將軍，失敬了。

伍員：豈敢。

漁丈人：船已抵岸，待我落下篷來，與你搭上扶手。

〔伍員下船〕

伍員：多蒙老丈將我渡過江來，無物可謝，我這裏有寶劍一口，上有七星，價值連城，贈與老丈以爲渡江之費。

漁丈人：慢來慢來，老漢聽說平王欲得將軍，懸有萬金之賞，我不圖重賞，豈圖你的酬謝！況這山路險要，將軍豈可無劍？老漢打漁江中，要他何用。請速去吧。

伍員：老丈既不受劍，請問尊姓大名？日後相逢，也好答報。

漁丈人：這個——日後你我相見之時，你喚我漁丈人，我喚你蘆中人也就是了。

伍員：如此，漁丈人！

漁丈人：蘆中人！

伍員：（同笑）啊！哈哈哈哈哈……

伍員：告辭了。

（唱西皮搖板）

多蒙渡我把江過，

千金謝禮不爲多。

臨行與你拱拱手——（下）

漁丈人：（接唱）可嘆將軍涉風波。

我把船兒忙搖過。

〔伍員復上〕

伍員：（接唱）再與老丈把話說。

漁丈人：將軍爲何去而復轉？

伍員：老丈，非是我去而復返，後面倘有追兵到此，莫說伍員打此經過。

漁丈人：哎呀且住！想老漢偌大年紀，冒着風險，將他渡過江來，不料他反而疑心於我，萬一後面追兵將他拿住，不以爲德，反以爲害。也罷，不免投江一死，以便叫他安心而去。——啊！將軍，那邊追兵來了！

伍員：在哪裏？

漁丈人：在這裏！（投江，下）

伍員：（念『撲燈蛾』）

老丈投江河！投江河！

不由人珠淚落！

老丈投江一死，不免將船損壞，以防後面追兵至此。

〔砍繩，下〕

第二場

〔浣紗女攜籃上〕

浣紗女：（唱西皮正板）

光陰一去快如梭，

人生在世能幾何。

不求富貴求安樂，

每日溪邊浣紗羅。①

我溧陽史氏女。與寡母同居，年已三十，尙未嫁人，每日浣紗織羅，奉母度日。看天氣晴和，不免去到溪旁，浣紗便了。

（接唱）村邊桃花（轉二六）紅灼灼，

垂柳吐黃映清波，

景色雖好剎那過，

辜負春光可奈何。㊦

緩步從容溪邊坐，

臨流倚石浣紗羅。(洗紗)

伍員：(內唱西皮倒板)

豪傑打馬奔吳國，

(上唱流水)

龍離滄海虎離窩。

力舉千斤伍明輔，

壓定了各國不敢動干戈。

天下英雄皆服我，

各路的諸侯來求和。

蓋世功勳無過錯，

又誰知一旦起風波。

可嘆我一家人無有結果！（哭）

（接唱）單人獨騎出網羅。

行至此間腹中餓，

見一娘行浣紗羅，

祇見她低頭勤操作，

籃中有飯又有饊。

本當向前求濟餓，

〔下馬，含羞，然後投石〕

（接唱搖板）

含羞帶愧怎奈何！

浣紗女：呀！（唱流水）

忽見水底人影過，

落石擊水却爲何？

想是壯士呼喚我，

祇得低頭把話說。

伍員：娘行請了。

浣紗女：請了。客官敢是失迷路途？

伍員：並非失迷路途，我乃避難之人，行至此間，腹中飢餓，見娘行籃中有飯食饌，可否周濟於我？

浣紗女：聽客官之言，不像此地人氏，家住哪裏？尊姓大名？請道其詳。

伍員：唉！娘行聽了！

（唱二六）

未曾開言我的心難過！

尊一聲娘行聽我說：

家住在監利玉皇閣，

我的父人稱伍相國，

伍子胥就是我，

臨潼鬥寶壓定了各國。

恨平王無道貪酒色，
父納子妻於禮不合，
我父諫奏反得禍，
可憐我的滿門大小三百餘口被刀割！
只剩伍員人一個，
匹馬單槍逃出網羅。
行在此地我的肚飢餓，
祇見你的籃中飯與饌，
娘行若肯周濟我，
終身不忘感大德。

浣紗女：呀！

（唱流水）

聽罷言來珠淚落，
可嘆將軍受折磨！

籃內取出飯與饅，
請君飽餐免飢餓。

伍員：（唱搖板）多謝娘行周濟我，
用手檢起飯與饅。

浣紗女：（接唱）臨潼門寶名不弱，
果然是擎天柱一棵。

伍員：（接唱）一飽未足解飢餓，
千金謝禮不爲多。

浣紗女：（接唱）將軍不必言謝我，
區區小事值幾何。
陽關路上是非多，
請君快快離此河！
伍員：（接唱）娘行一言提醒我，
男女交談是非多。

辭別娘行溪邊過。(下)

浣紗女：(接唱)蓋世英雄受折磨！

浣紗未畢溪旁坐。

〔伍員復上〕

伍員：(接唱)再與娘行把話說。

浣紗女：將軍爲何去而復返？

伍員：非是我去而復返，倘有追兵到此，莫說我伍員打此經過。

浣紗女：這……將軍少待。

伍員：娘行請便。

浣紗女：且住，我好心周濟於他，反而疑心於我。也罷，不免抱石投溪一死，免他疑

心便了！

(唱西皮散板)

事到如今心難過，

誰知將軍疑心多，

抱石沉溪把心跡白——

將軍，那旁有人來了。

伍員：在哪裏？

浣紗女：在那邊！（投河，下）

伍員：哎呀！

（唱西皮散板）

一見娘行身投河，

可嘆賢德女姣娥。

你今一死全爲我……娘行呀！（哭）

雄心似箭奔吳國。

且住，娘行投江一死，是非之地，不可久停，速速拉馬走去。

〔伍員下〕

——「浣紗記」劇終——

● 原本作「昨夜一夢甚是兇，斗大紅星落船中……」因涉及迷信，故改。

● 原本作「光陰如箭日月梭，人生在世奈幾何，不求富貴求安樂，每日浣紗受折磨。」文字不很好，故改。

● 原本作「嘆奴青春年已過，今已三十未配合，七夕不嫁鵲橋過，雙星怎能渡銀河。」亦有作「春間桃柳欲爭奪，夏季蒲蓮開滿河，秋開丹桂菊花朵，冬開臘梅開的多。」以上詞句，均不貼切，故改。

魚腸劍

第一場

伍員：（內）馬來！

（上唱西皮搖板）

單槍匹馬去楚邊，

（接唱流水）

龍歸滄海虎奔山。

歷陽安居七夜晚，

一夜鬚白過昭關。

俺伍員。多蒙東皋公、皇甫誦救我混出昭關，看前面已是吳國城池，就此馬上加鞭。

（唱西皮原板）

一事無成兩鬢斑，

嘆光陰一去不回還！

日月輪流催曉箭，

青山綠水常在眼前。

恨平王無道綱常亂，

信用無極狗奸讒。

他害我滿門真悲慘，

我與奸賊不共戴天！

實指望到吳國（轉快板）借兵轉，

行至昭關有阻攔，

單人匹馬常遮掩，

在歷陽山下遇高賢。

設計救出了昭關險，

馬到長江無渡船。

多蒙漁父行方便，

他爲我投江實可憐；

浣紗女心好善，

一飯之恩難報還。

眼望吳城路不遠——

（接唱散板）

報仇心急馬加鞭。（下）

第二場

專諸：（內）嗯哼！

〔專諸上〕

專諸：（念引）愛惜拳棒，論英雄，武藝高強。

（念詩）家住姑蘇在城東，平生孝義論英雄；

男兒若得凌雲志，拜將封侯談笑中。

俺專諸，乃吳國人氏。自幼愛習拳棒，胸懷智謀，只因家貧親老，未敢遠遊。

在這姑蘇城東，開了一座肉舖。前者牽了牛二兩匹牲口，賬目未清，少時倘若找上門來，難免一場吵鬧。正是：

英雄不得志，淺水困蛟龍！

〔牛二上〕

牛二：（念）可恨專諸不還錢，惹我牛二出惡言。

到了，專諸開門來！

專諸：是哪一個？

牛二：是我。

專諸：原來是牛二哥。

牛二：不錯，是我。

專諸：請到裏面。

牛二：裏面就裏面！

專諸：請坐。

牛二：坐下就坐下！

專諸：牛二哥怒氣不息，爲着誰來？

牛二：就爲你來！

專諸：爲小弟何來？

牛二：我問問你：前兩天，牽了我兩匹牲口，你老不給錢，你打算怎麼着？

專諸：啊牛二哥，這幾日買賣不好，改日有了銀錢，送上府去就是。

牛二：噯！你還是沒有錢哪！那你這個店給我來開兩天吧！

專諸：哦！牛二哥你要做我的買賣麼？

牛二：噯，我要當兩天掌櫃的。

專諸：恭喜賀喜，開市大吉！我就讓與你了。

牛二：喂！你回來！看你這個店裏，甚麼都沒有。等要賬的來了，難道還叫我替你

還賬嗎？

專諸：牛二哥不必如此，待小弟時來運轉，加倍奉還就是。

牛二：怎麼着，你還想走運哪，你等着走死運吧！
專諸：怎麼講？

牛二：你等着走死運吧！
專諸：住了！

（念『撲燈蛾』）

牛二太欺情！太欺情！

開口就傷人。

俺兩膀倒有千斤力！

誰敢尋釁鬧上門。

牛二：（接念）專諸太不仁，

力大壓街鄰！

你是英雄漢，

我是惹禍精；

金錢如性命，

與你把命拚！

〔牛二舉拳欲打專諸，反被專諸執臂，牛二呼救，鄰人老丈上〕

〔伍員暗上〕

老丈：慢來慢來！你二人爲何爭鬥起來？

專諸：老丈啊！

（唱西皮散板）

老丈有所不知情，

牛二開口就傷人。

我若不看老丈面，

一拳要他喪殘生。

〔專妻持拐杖上〕

專妻：專諸！母親喚你，還不進去。（下）

專諸：來了！——忽聽母親喚，雙手閉戶門。（下）

牛二：你別躲，你出來呀！

老丈：他已然走了，你還不走，又待怎的？

牛二：我，我不怎麼樣。我也走了吧！（下）

老丈：待老漢我也回去。

伍員：老丈請轉。

老丈：壯士何事？

伍員：方才這一大漢，與人爭鬥，那一婦人，手持拐杖，喚他即去，莫非此人懼內不成？

老丈：非也。此人名叫專諸，力大無比，孝義雙全。那婦人手持的拐杖，是他母親使用之物，故爾一喚即回。

伍員：原來如此。

老丈：聽足下之言，不像此地人氏。

伍員：原非此地人氏。

老丈：哪裏人氏？

伍員：楚國監利人也。

老丈：請到寒舍待茶。

伍員：不敢打攪。

老丈：如此改日再見，請。（下）

伍員：請！——哎呀且住！方才聽老丈之言：那專諸孝義雙全，力大無比。我若結

交此人，將來借兵報仇，定能助我一臂之力。不免登門拜訪。正是：

交友須交奇男子，求人當求大丈夫。——專兄開門來！

專諸：（上念）饒人並非癡呆漢，癡漢從來不饒人。——是哪一個？

伍員：在下拜訪。

專諸：原來是位壯士。請進。

伍員：請！

專諸：請坐。

伍員：有座。

專諸：請問壯士尊姓大名，哪裏人氏？

伍員：在下姓伍名員字子胥，乃楚國監利人也。

專諸：原來是明輔將軍，失敬了！

伍員：豈敢！

專諸：將軍爲何這等模樣？

伍員：專兄啊！

（唱快板）

恨平王無道亂楚邦！

父納子妻亂綱常；

我父諫奏反身喪，

特來借兵見吳王。

專諸：原來如此。吳王暴戾無信，今有姬光千歲招賢納士，何不投奔那裏，也好借

兵報仇。

伍員：奈無機緣，不敢造次。

專諸：就在寒舍暫住幾日，姬光千歲聞知，必定厚禮相聘。

伍員：若得如此，子胥之幸也。我看專兄孝義雙全，意欲與專兄結爲昆仲，未知尊

意如何？

專 諸：俺乃一介蠢夫，怎敢高攀。

伍 員：誠心相交，不必過謙。

專 諸：如此見過家母。

伍 員：正要拜見伯母。請。

專 諸：請。

伍 員：（唱西皮搖板）

孝義雙全人敬仰。

專 諸：（接唱）兄有事來弟相幫。

伍 員：（接唱）報仇之事全仰仗，

專 諸：（接唱）借得吳兵伐平王！

〔同下〕

第三場

〔四兵士、太監、姬光上〕

姬光：（念引）國有常命，恨姬僚，強霸爲尊！

（念詩）五霸紛紛自稱雄，吳國立業在江東。

惱恨姬僚圖王位，江山何日掌握中。

孤，姬光。父王在世，言明兄終弟繼，再傳長子。叔王夷昧晏駕之後，當傳叔父季札，叔父逃國，理當傳位於孤。可恨姬僚不遵父命，強佔王位。孤有意將他滅却，怎耐缺少良將。昨日被離先生言道：楚國伍子胥避難到此，正好引爲輔助，但不知現在何處？聞得吳市來一吹簫乞丐，器宇不凡，莫非就是此人？不免出外尋訪。——內侍！

太監：有。

姬光：吩咐外廂帶馬！

太監：啊！

姬光：（唱西皮原板）

恨王僚強霸吳國地，

全憑勢力把我欺。

御林軍擺駕出城去，

親自去訪伍子胥。

〔衆同下〕

第四場

〔伍員持簫上〕

伍員：唉！

（唱快板）

日出東來又轉西，

舉目無親甚慘悽。

衣衫襤褸誰周濟，

吹簫焉能充得飢。

自到吳國，數月有餘，行囊已盡，衣冠不整！唉！天哪！天！想俺伍員，乃堂堂奇男子，只落得吹簫討飯哪！

（唱西皮原板）

姜子牙垂釣在磻溪，

奇才未顯無人知。

周文王夢飛熊夜撲帳裏，

渭水河訪賢臣扶保社稷。

東遷洛邑王綱墜，（轉快板）

五霸爭強各逞威。

伍員單身把楚棄，

只爲報仇費心機。

到此借兵無別計，

我與姬光會無期。

③

英雄落魄誰周濟，

只落得吹簫討飯吃！

〔四兵士、姬光上〕

姬光：（唱西皮快板）

昨日被離把本啓，

吳國來了伍子胥。

耳旁又聽簫聲起，

〔伍員吹簫〕

這簫聲吹得真慘悽！

勒住絲纜用目覷，

見一壯士相貌奇。

莫非他是伍子胥？

且聽來人把話提。

伍員：（唱西皮搖板）

伍員長街用目覷！

（接唱流水）

見一位官長相貌奇，

頭戴金盔雙鳳翅，

身穿一件袞龍衣。

莫非他是姬千歲，

有意來訪我伍子胥。

本當向前去見禮……

帽破衣殘不整齊。

眉頭一皺心生計，

把我的冤仇提一提。

爹娘！兄長！爹娘啊！（哭）

（唱西皮搖板）

子胥閥閥門楣第，

落魄天涯有誰知。

父母冤仇沉海底，

空負男兒七尺軀。

伍子胥，伍明輔！

父母冤仇不能報……爹娘啊！

姬光：哦！

（接唱快板）

果然他是伍子胥。

內侍與孤傳旨意，

喚他前來把話提。

內侍，喚那漢子上前答話。

內侍：是。——那一吹簫漢子，我家千歲喚你上前答話。

伍員：來了！

（唱西皮快板）

聽說一聲喚子胥，

不由我臉上展愁眉。

走上前施一禮。

願千歲福壽與天齊。

參見千歲！

姬光：那一吹簫漢子，家住哪裏？姓甚名誰？——道來。

伍員：千歲！

（唱二六）

忍淚含悲重施禮，

且聽我難臣把話提：

我本是楚國功臣家住在監利，

姓伍名員字子胥。

恨平王無道納兒媳，

信用讒臣費無極。

我的父諫奏反遭忌，
可憐我滿門血染衣。

聞聽得千歲招賢納士多仁義，
望求千歲把難臣提。（轉快板）

伍子胥有日仇報訖，
知恩報德不敢移。

姬光：（接唱）久聞將軍有大志，
今日一見果不虛。

內侍擺駕回宮去，

〔圓場，太監迎上〕

將軍後面換朝衣。 ④

〔伍員下〕

姬光：內侍，有請孫武子、被離二位先生。
太監：有請孫武子、被離二位先生！

〔孫武子、被離同上〕

孫武子：（念）忽聽千歲傳旨，

被離：（念）莫非伍員到來？

孫武子：參見主公。

姬光：二位先生免禮。

孫武子：主公見召，有何吩咐？

姬光：伍子胥將軍來了。

孫武子：現在何處？

姬光：現在後面更衣。

孫武子：請來相見。

姬光：內侍，有請伍將軍。

太監：有請伍將軍。

伍員：（內）來也。

（上念）吹簫乞吳市，爲報父兄仇。

參見千歲！

姬光：將軍免禮。——二位先生，見過伍將軍。

孫武子被離：啊，伍將軍。

伍員：二位先生！

姬光：將軍，——先生請坐。

孫武子被離：謝座。伍員

姬光：啊，伍將軍，幸得大駕到此，孤有心腹大事相商。

伍員：千歲請講。

姬光：只因姬僚不義，恃強奪孤王位，孤久有復位之心，還望將軍相助；事成之後，兵權在手，伐楚報仇，願與將軍共之。

伍員：依臣之見：目下王僚遣公子慶忌等出征遠去，國內空虛，何不乘此時節，除却此人。此乃千載良機。未知千歲以爲如何？

姬光：將軍之言甚是——啊二位先生，若用伍將軍之計，大事可能成功？

孫武子：還須有一智勇雙全之人，方能成功。

姬光：智勇雙全之人……

伍員：啓稟千歲，臣有一結拜義弟，名喚專諸，此人智勇雙全。

姬光：此人現在哪裏？

伍員：現在姑蘇城內，千歲如欲見召，臣去一喚即到。

姬光：內侍，厚備聘禮。——請明輔將軍，替孤一往。

伍員：遵命。

（唱西皮搖板）

辭別千歲出宮去。

〔太監、伍員下〕

姬光：（接唱）伍員果然名不虛。

不知可能成大事？

孫武子：（接唱）安排巧計無差異，

主公放心莫猶豫。

〔太監引專諸、伍員上〕

專諸：（接唱）有勞仁兄把我提，

進宮忙行君臣禮。

姬光：（接唱）見一壯士相貌奇，

躬身施禮同商議。

伍員：（接唱）風吹雲散見虹霓。

姬光：請坐。

衆：謝座。

專諸：草民專諸，有何德能，敢勞千歲，下此聘禮！

姬光：久聞壯士孝義雙全，些須小禮，何勞掛齒。——啊，二位先生，專義士到此，

有何妙計？

孫武子：啓主公，那王僚平日，最喜何物？

姬光：他平日最喜食鮮魚。

孫武子：何不以魚刺之？

姬光：怎奈他內穿三層獠狔鎧甲，外罩錦袍，刀槍難入。

孫武子：獐狍鎧，最怕魚腸劍。

姬光：魚腸劍？只恐世上少有。

被離：啊，師兄，愚弟下山之時，師父賜我寶劍一口，正是此物。師兄請看。

孫武子：待我看來：

（念）十年煉成此劍，取名喚作魚腸；

鋒利能透堅甲，光芒有如雪霜。⊕

正是此物。——千歲請看。

姬光：先生收好。有此利劍，大事可能成功？

孫武子：還是不能成功。

姬光：怎麼不能成功？

孫武子：必要一膽壯力大之人，在酒席筵前行刺，方能成功。

姬光：哎呀！這就難了。

專諸：千歲！俺專諸不才，情願在酒席筵前刺殺那姬僚！

姬光：哎呀，義士啊！想我兄王，保駕臣子甚多，你若前去，祇恐性命難保！

專 諸：千歲！俺專諸受千歲這等恩待，慢說是性命，就是粉身碎骨，理所當然。只是家有八旬老母，妻室孩兒，還望千歲另眼看待，專諸縱死九泉，也感念千歲的大恩大德！

姬 光：哎呀義士啊！你行此大事，我若錯待伯母，叫我國破家亡。
專 諸：言重了！

姬 光：就請二位先生安排兵將去罷。

孫 武子：遵命！
被 離：

孫 武子：（念）巧計安排定，

被 離：（念）吳國又重興。

專 諸：千歲，俺要回家，拜別家母！

姬 光：內侍，再備黃金彩緞，賜與伯母，代孤問候。

專 諸：謝千歲！

（唱西皮搖板）

多謝千歲厚禮聘，

回家稟告老娘親。

〔太監捧禮與專諸同下〕

姬光：（接唱）機密大事安排定，

後宮排筵酬衆卿。

〔衆同下〕

——「魚腸劍」劇終——

① 按目下演全部「伍子胥」者，都把這第一場刪去。我們爲了保存每個劇目的獨立性，仍加以整理，演出時可以活用。

② 這一段表白，原詞太簡略；現就當時情況，略加補充，以明姬光訪賢動機，並做刺僚伏線。

③ 老本「五霸爭強各逞威」之後有「伍員單身把楚棄」等四句，目前一般都不唱。但有這四句，意思比較貫串完整，茲予保留。如果連演全部，則無妨活用。

④ 舊本伍員當場換衣，落坐後即上孫武子，被離。現因取消檢場，改爲伍員下場換衣。因之詞句略有更動。（係按照中國京劇團演出情況處理。）

⑤ 下面姬光與伍子胥的一段對話是增加的。一、說明姬光訪賢用意；二、說明刺王僚與伍員借兵報仇的關係。

⑥ 原本作「神如火煉寶劍，取名喚作魚腸。可破獐狔鎧甲，專刺王僚命喪。」語涉迷信，故改。

刺王僚

第一場

〔四軍士、四將、姬僚上〕

姬僚：（引）大地山河，圖霸業，一統吳國。

（詩）諸侯爭鬥用心機，霸佔江山地無餘；

開疆拓土成大業，列國羣雄誰敢欺。

孤，姬僚。先王晏駕，無人接位，是孤繼承父業，自立爲尊。衆家公子，不敢輕視。惟有御弟姬光，心懷謀略。爲此孤內穿獠甲三層，外罩錦袍，刀槍難入。今日他約孤前去赴宴，不知爲了何事。四將！

四將：有。

姬僚：人馬可齊？

四將：俱已齊備。

姬僚：擺駕清霄府！

衆：啊！

〔牌子下〕

第二場

〔四軍士、小太監、姬光上〕

姬光：（念）滿江撒下青絲網，那怕魚兒不上鉤。

〔大太監上〕

大太監：啓千歲，大王到。

姬光：有請！

大太監：有請！

〔四軍士、四將、姬僚上〕

姬光：兄王！

姬僚：御弟！

姬光：兄王請上，待弟大禮參拜！

姬僚：生受你了！

姬光：兄王駕到，未曾遠迎，望求恕罪。

姬僚：豈敢。來得魯莽，御弟海涵！御弟相邀，爲了何事？

姬光：只因太湖有人進得鮮魚二尾，弟未敢獨嘗。特請兄王過府，一同飲宴。

姬僚：原來如此。

姬光：酒宴擺下。

姬僚：叨擾了。——衆將官！

四將：有。

姬僚：兩廂搜來！

〔四將搜兩廂後，三笑，站立兩邊〕

姬光：兄王！

姬僚：御弟！

姬光：今日過府飲宴，爲何這等多疑？

姬僚：御弟那裏知道，而今列國之中，人心難測，兄不得不疑。御弟休怪。

（唱西皮倒板）

列國紛紛相爭鬥，

乾！哈哈！

（唱原板）弑君不如宰鷄牛。

雖然是弟兄們情義厚，

各人心機各自謀。

昨晚一夢真少有，

（轉唱二六）

孤王我坐在打魚的小舟。

見一個魚兒在那水面走，

口吐着寒光射孤的雙眸，

冷氣吹得我難禁受，

大叫漁人快把網來收。

只嚇得孤王高聲吼，

回頭來又不見打魚的小舟。

（轉唱快板）

醒來不覺三更後，

夢寐之事掛心頭。

今日過府來飲酒，

莫怪愚兄把府搜。

姬光：（唱搖板）

兄王說話沒來由，

夢寐何須掛心頭。

但願兄王享高壽，

爲弟扶保坐龍樓。

姬僚：（唱搖板）

列國霸業已成就，
御弟保孤壓諸侯。

來來來推盃換大斗。

姬光：唉！（作愁嘆狀）

姬僚：啊！

（接唱）御弟爲何臉帶愁？

御弟爲何這等模樣？

姬光：兄王那裏知道，弟在錢塘江上，偶得風寒之症，足痛難忍，兄王休怪。

姬僚：御弟既有疾病，何不早言；孤命太醫院與你調治病症。

姬光：兄王在此，弟禮當侍宴。

姬僚：自家弟兄，何必如此？調治去吧！

姬光：多謝兄王。

（唱西皮搖板）

多謝兄王恩義厚，

背轉身來喜心頭。

袖內機關難猜透，

魚腸劍到賊命休。（下）

專 諸：（內）走哇！

〔專諸托魚盤上〕

專 諸：（唱西皮快板）

姬光千歲恩義厚，

我今捨死把恩酬。

魚內暗藏劍一口，

管教王僚一命休。

捧着鮮魚朝內走，

四 將：呔，作甚麼的？

專 諸：獻餚的。

四 將：獻的甚麼餚？

專 諸：鮮魚。

四 將：可有夾帶？

專 諸：並無夾帶。

四 將：我等要搜。

專 諸：要搜？你們請搜哇！

（接唱）這才是官差不自由。

你等近前請搜透。

〔四將搜專諸〕

專 諸：可有夾帶？

四 將：無有。

專 諸：好哇！

（接唱快板）

老天助我把名留。

手捧鮮魚朝上走，

見君不敢強抬頭。

姬僚：（唱西皮倒板）

霎時一陣香風透！

哈哈！

（接唱快板）

只見魚兒在當頭。

快快拿來孤消受！

專諸：（接唱）閻王把爾的命來勾。●

〔專諸刺死姬僚，專諸自殺，四將亂砍專諸。姬光將上，開打，四僚將敗下，姬光將追下〕

〔『急急風』四僚兵引大將上，報子上，報信，急下。伍員上，會陣，開打。四僚將上，衆僚將敗下。伍員亮相，下場。起『工尺上』牌子。四兵士引姬光上〕

伍員：啓稟千歲：大事已定，就請入朝正位。

姬光：孤有今日，皆將軍之力也，從今以後，願與將軍共掌山河。

伍員：臣以亡虜之身，得依千歲，幸不加戮，何敢與聞國政。且臣大仇未報，寸心如焚！果蒙俯踐前言，得報父兄之仇，自當粉身碎骨，爲君效命。

姬光：將軍血海冤仇，孤豈忘懷。俟國事稍定，伐楚報仇，惟將軍之命是從。孤若食言，神天鑒之。

伍員：言重了！

姬光：正是：興吳圖霸遂心意，
伍員：血海冤仇報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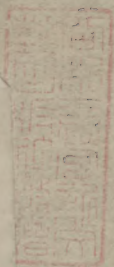
〔同下，尾聲〕

——「刺王僚」劇終——

● 此句或不唱。

九二五

419
3



定價 ¥ 3,500